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史部

史記卷一百一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袁盎者楚人也

索隱盎音如周禮盎齊烏浪反

字絲父故為羣盜徙處

安陵高后時盎嘗為呂祿舍人及孝文帝即位盎兄噲

任盎為中郎

集解如淳曰盎為兄所保任故得為中郎

絳侯為丞相朝罷趨

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自送之

集解徐廣曰自一作目

袁盎進曰

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

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

集解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在時之事

主亡

與亡

集解如淳曰不以主亡而不行其政令索隱如淳說為得

方呂后時諸呂用事

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為太尉主兵柄弗能

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畔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

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

失禮竊為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

索隱莊嚴也

丞相益畏

已而絳侯望袁盎曰

正義望怨也

吾與而兄善今兒廷毀我

盎遂不謝及絳侯免相之國國人上書告以為反徵繫

清室

集解駟案漢書作請室應劭曰請室請罪之室若今鍾下也如淳曰請室獄也若古刑於甸師氏也

宗室諸公莫敢為言唯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

頗有力絳侯乃大與盎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居

處驕甚袁盎諫曰諸侯大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用

淮南王益橫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謀反事覺治連淮南王淮南王徵上因遷之蜀輜車傳送袁盎時為中郎將乃諫曰陛下素驕淮南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為人剛如有遇霧露行道死陛下竟為以天下之大弗能容有殺弟之名奈何上弗聽遂行之淮南王至雍病死聞上輟食哭甚哀盎入頓首請罪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世行三者

何事益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

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

今陛下親以王者脩之過曾參孝遠矣夫諸呂用事大

臣專制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

集解璣曰大臣共誅

諸呂禍福尚未可知故曰不測也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

集解孟康曰孟賁夏育皆

古勇者也索隱尸子云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

虎兇戰國策云夏育叱呼駭三軍身死厲夫高誘曰育

衛人為申繻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位者再南面讓

所殺賁音奔

天子位者三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

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衛不

謹故病死於是上乃解曰將奈何盎曰淮南王有三子

唯在陛下耳於是文帝立其三子皆為王盎由此名重

朝廷袁盎常引大體忼慨宦者趙同

集解徐廣曰漢書作談字

以數

幸常害袁盎袁盎患之盎兄子種為常侍騎持節夾乘

索隱案漢書舊儀云持節夾乘輿騎從者則云常侍騎也

說盎曰

集解徐廣曰說一作謀

君與

關廷辱之使其毀不用孝文帝出趙同參乘袁盎伏車

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

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下趙同趙

同泣下車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騎並車

擊轡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

案張揖云恐簷瓦墮中人或云臨堂邊垂恐墮墜也百金之子不騎衡

集解徐廣曰一作行

駟案服虔曰自惜身不騎衡如淳曰騎倚也衡樓殿邊

欄楯也韋昭曰衡車衡索隱衡木行馬也如淳云騎音

於歧反常昭云騎音奇案諸家說如淳為長如云欄楯

者案纂要云宮殿四面欄楯者云欄橫者云楯是也

聖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騁六馱

集解如淳曰六馱馬之疾若飛

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

乃止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

坐郎署長布席

正義蘇林云郎署上林中直衛之署

袁盎引邵慎夫人坐

集解如淳曰盎時為中郎將天子幸郎署設供時之役得邵慎夫人坐

慎夫人怒不肯坐

上亦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

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

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

之陛下獨不見人彘乎

集解張晏曰戚夫人

於是上乃說名語慎

夫人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然袁盎亦以數直諫不得

久居中調為隴西都尉

集解如淳曰調選

仁愛士卒士卒皆爭

為死遷為齊相徙為吳相辭行種謂盎曰吳王驕日久

國多姦今苟欲効治彼不上書告君即利劒刺君矣南

方卑溼君能日飲毋苛時說王曰毋反而已如此幸得

脫盎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盎盎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

下去拜謁丞相從車上謝袁盎還愧其吏乃之丞

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見之盎因跪曰願請

間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吾且奏之

即私邪吾不受私語袁盎即跪說曰君為丞相自度孰
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袁盎曰善君即自謂不如
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為將相而誅諸呂存劉
氏君乃為材官蹶張遷為隊率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
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
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採之未嘗不
稱善何也則欲以致天下賢士大夫上日聞所不聞明
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閉鉗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

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入與坐為上客盎素不好鼂錯鼂錯所居坐盎去盎坐錯亦去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鼂錯為御史大夫使吏案袁盎受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為庶人吳楚反聞鼂錯謂丞史曰集解如淳曰百官表御史大夫有兩丞丞史丞相史也夫袁盎多受吳王金錢

曰集解如淳曰百官表御史大夫有兩丞丞史丞相史也

夫袁盎多受吳王金錢

專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盜宜知計謀丞史曰

事未發治之有絕

集解如淳曰事未發之時治之乃今有所絕索隱案謂有絕異反心也

兵西鄉治之何益且袁盎不宜有謀

集解如淳曰盎大臣不宜有姦謀

鼂錯猶與未決人有告袁盎者袁盎恐夜見竇嬰為言

吳所以反者願至上前口對狀竇嬰入言上上乃召袁

盎入見鼂錯在前及盎請辟人賜間錯去固恨甚袁盎

具言吳所以反狀以錯故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兵乃可

罷其語具在吳事中使袁盎為太常竇嬰為大將軍兩

人素相與善逮吳反諸陵長者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

人車隨者日數百乘及鼂錯已誅袁盎以太常使吳吳

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盜軍

中袁盎自其為吳相時嘗有從史從史嘗盜愛盎侍兒

集解文穎曰婢也

盎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

爾與侍者通乃亡歸袁盎驅自追之遂以侍者賜之復

為從史及袁盎使吳見守從史適為守盎校尉司馬乃

悉以其裝齎置二石醇醪會天寒士卒饑渴飲酒醉西

南陬卒皆臥司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

旦日斬君盎弗信曰公何為者司馬曰臣故為從史盜

君侍兒者益乃驚謝曰公幸有親

集解文穎曰言汝有親老

吾不可

以累公司馬曰君第去臣亦且亡避吾親

集解如淳曰藏匿吾親不

使遇害也索隱案張晏云辟隱

也言自隱辟我親不擬遇禍也

君何患乃以刀決張道

集解如淳曰決開當所從亡者之道張音帳索隱案帳軍幕也決之以出也

從醉卒直隧出

司馬與分背衣益解節毛懷之

集解如淳曰不欲令人見也

杖步行

七八里明見梁騎騎馳去

集解文穎曰梁騎擊吳楚者也或曰得梁馬馳去也

遂

歸報吳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陸侯禮為楚王袁盎

為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袁盎病免居家與閭里浮

沈相隨行闔雞走狗雒陽劇孟嘗過袁盎盎善待之安

陵富人有所益曰吾聞劇孟博徒

集解如淳曰博盜之徒或曰博戲之徒

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

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門

不以親為解

集解張晏曰不語云親不聽也瓚曰凡人

行之索隱素謂不以親為解也今此云解者亦謂不以親在而自解

不以存亡為辭天下

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騎

集解徐廣曰常一作詳

一

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袁

袁盎雖家居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為嗣

袁盎進說其後語塞

索隱鄒氏云塞當作露非也案以盎言不宜立弟之義其後立梁王

之語塞絕也

梁王以此怨盎曾使人刺盎刺者至關中問袁

盎諸君譽之皆不容口乃見袁盎曰臣受梁王金來刺

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君十餘曹

集解如淳曰曹輩

備之

袁盎心不樂家又多怪乃之培生所問占

集解徐廣曰培一作服馴

案文韻曰培音陪秦時賢士善術者索隱韋昭云培姓也

還梁刺客後曹輩果遮刺

殺盎安陵郭門外

鼂錯者潁川人也

索隱鼂音朝錯音厝一如字讀案鼂氏出南陽今西鄆鼂氏自謂子鼂之

後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

集解徐廣曰先即先生索隱軹縣人張恢先生

所學申商之法與雒陽宋孟及劉禮同師以文學為太常掌故

集解應劭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索隱服虔云百石卒

吏漢舊儀云太常博士弟子試射策中甲科補郎中乙

科補掌

錯為人峭直刻深

集解韋昭曰術岸高曰峭瓚曰峭峻索隱按韋昭注本無

故也

術字或云術道路也峭音七笑反

孝文帝時天下無治尚書者獨聞濟

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

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

正義衛宏詔定古文尚書

序云徵之老不能行遣太常掌故鼂錯往讀之年九十
餘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
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
還因上便宜事以書稱說
三畧以其意屬讀而已也

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

集解服虔曰太子稱家
瓚曰茂陵書太子家令

秩八百石

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數上書孝文

時言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數十上孝文不聽

然竒其材遷為中大夫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衣蓋諸

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即位以錯為內史錯常數請間

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

集解徐廣曰
九一作公

法令多所更定丞

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堊中

門東出不便錯乃穿兩門南出鑿廟堊垣

索隱堊音乃亂反謂牆外

之短垣也又音而緣反

丞相嘉聞大怒欲因此過為奏請誅錯錯

聞之即夜請間具為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

垣為門請下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乃堊中垣

正義上人緣反

石堊者廟內垣外游地也

不致於法丞相謝罷朝怒謂長史曰吾當

先斬以聞乃先請為兒所賣固誤丞相遂發病死錯以

此愈貴遷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

集解徐廣曰一

云言景帝曰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收其枝郡奏上
非久長策不便請削之上令公卿云云

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此與

錯有郤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誼譁疾鼂錯錯父聞

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

別疏人骨肉人口議多怨公者

集解徐廣曰
議一作謹

何也鼂錯

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

而鼂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

吾身死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為名及竇嬰袁

盜進說上令鼂錯衣朝衣斬東市鼂錯已死謁者僕射

鄧公

正義漢書作鄧先孔文祥云名先

為校尉擊吳楚軍為將還上書

言軍事謁見上上問道軍所來

集解如淳曰道路從吳軍所來也瓚曰道

由也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為反數十年矣發

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

噤口不敢復言也

索隱噤音其錦反又音其禁反

上曰何哉鄧公曰夫

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

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

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為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

正義梁州

成固縣也括地志云成固故城在梁州成固縣東六里漢成固城也多奇計建元中上招

賢良公卿言鄧公時鄧公免起家為九卿一年復謝病

免歸其子章以脩黃老言顯於諸公間

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為質引義忼

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

集解張晏曰資才也適值其世得聘其才

時以變

易

集解張晏曰謂景帝立

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然復不遂好聲

矜賢竟以名敗鼂錯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
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讐反以亡軀語曰
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

索隱述贊曰表盜公直亦多附會攬轡見重却席弱
賴鼂錯建策屢陳利害尊主卑臣家危國泰悲彼二
子名立
身敗

史記卷一百一

史記卷一百一考證

袁盎鼂錯列傳主亡與亡集解如淳曰不以主亡而不
行其政令索隱如淳說為得○徐孚遠曰主亡與亡
言盡節致命也如說甚疎索隱亦失之

百金之子不騎衡○水經注作立不倚衡

調為隴西都尉集解如淳曰調選○顧炎武曰此今日
調官字所本調有更易之意猶琴瑟之更張乃調也
如淳訓為選未盡

袁盎即跪說曰○余有丁曰按漢書作起說是今史本
多作跪其義難通臣照按古人席地坐故起即跪余
說非是

錯所更令三十章○漢藝文志法家龜錯三十一篇

史記卷一百一考證

史記卷一百二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

索隱韋昭堵音緒又音如字地名屬南陽正義應劭曰哀

帝改為順陽水東南入蔡括地志云順陽故城在鄧州
穰縣西三十里楚之郢邑也及蘇秦傳云楚北有郢陽

並謂字季有兄仲同居以訾為騎郎集解蘇林曰雇錢若出穀也如淳曰

漢儀注訾五百萬得為常侍郎索隱訾音子移反字苑云貲積財也事孝文帝十歲不得

調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欲自免歸中

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正義百官表云

謁者掌賓贊受事員十七人秩比六百石也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

帝曰卑之母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索隱案卑下也欲令卑下其志無甚

高談論且但令依今時事語無說古遠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

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稱善乃拜釋之為謁者僕

射釋之從行登虎圈

正義求遠反

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

索隱

漢書表上林有八丞十二尉百官志云尉秩三百石

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

虎圈嗇夫

正義掌虎圈百官表有卿嗇夫此其類也

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

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

當若是邪尉無賴

集解張晏曰才無可恃

乃詔釋之拜嗇夫為上

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

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

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

出口豈數此嗇夫諛諛

集解晉灼曰音諛索隱漢書作喋喋喋喋多言也

利口

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

其敝徒文具耳

索隱索謂空具其文而無其實

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

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

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且

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

不拜嗇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

以質言

集解如淳曰質誠也

至宮上拜釋之為公車令頃之太子

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

集解如淳曰宮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

乘輅傳者皆下不如今罰金四兩

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

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

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

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即將從

行至霸陵居北臨廁

集解李奇曰霸陵北頭廁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也如淳曰居高

臨垂邊曰廁也蘇林曰廁邊側也韋昭曰兩岸夾水為廁索隱劉氏廁音初吏反包愷音側義亦兩通

是

時慎夫人從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

集解張晏曰慎夫人邯鄲人也如淳曰走音奏趨也索隱案走猶向也使慎夫人鼓瑟上

自倚瑟而歌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聲氣依倚瑟也書曰聲依永索隱倚於綺反案謂歌聲合於

瑟聲相依倚也意慘悽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

正義顧師古云吳石出京師北山今宜州石是用紵絮斲陳蔡漆其間集解徐廣曰斲

一作錯駰案漢書音義曰斲絮以漆著其間也索隱紵音竹呂反絮音息慮反斲音側畧反案音女居反案斲

陳案以漆著其間也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其中

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郤集解張晏曰錮鑄也帝北向故云北山迴顧南向故

云南山索隱案大顏云北山青石肌理細密堪為棹柳
至今猶然故秦本紀云作阿房作艸山發北山石柳乃
寫是也故帝欲北山之石為柳取其精牢釋之荅言但
使薄葬冢中無可貪雖無石柳有何憂焉若使厚葬冢
中有物雖并錮南山猶為人可發掘也言使其中無可
南山者取其高厚之意張晏殊失其旨也

欲者雖無石柳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為廷

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

集解張晏曰在渭橋中路瓚曰中渭橋兩岸之中索隱張晏臣

瓚之說皆非也案今渭橋有三所一所在城西北咸陽路曰西渭橋一所在東北高陵路曰東渭橋其中渭橋在故城之北也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

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

集解如淳曰長安縣人

聞蹕匿橋下

久之以為行已過即出見乘輿車騎即走耳廷尉奏當

一人犯蹕當罰金

集解如淳曰乙令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蹕止行人索隱崔浩云當謂

處其罪也案百官志云廷尉掌平刑罰奏當所應即國獄疑罪皆處當以報之也

文帝怒曰此

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

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

索隱

小顏云公謂不私也

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

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

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

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

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

物者為奏秦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

器吾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索隱案以法者謂依律以

斷也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

是足也集解徐廣曰足一作止也且罪等集解如淳曰俱死罪也盜玉環不若盜長陵土之逆

也然以逆順為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

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集解張晏曰不欲指言故以取土譬也索隱抔音步侯反

案禮運云汙尊而抔飲鄭氏云抔手掬之字從手字本
或作盃言一勺一杯兩音並通又音普迴反抔者塽之
未燒之名也張晏云不欲指言故以取土譬者蓋
不欲言盜開長陵及侵掘恐傷迫切先帝故也
陛下

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

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

集解徐廣曰一作問

漢書作啟啟者景帝諱也故或為開

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張廷尉

由此天下稱之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

索隱景帝為太子時與梁

王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曾奏劾故恐也

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

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為

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

人曰吾韞解

正義上萬越反下閑買反

顧謂張廷尉為我結韞

索隱結音

如字又音計

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

辱張廷尉使跪結韞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

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

韞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張廷尉事

景帝歲餘為淮南王相猶尚以前過也久之釋之卒其

子曰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

身不仕

索隱謂性公直不能曲屈見容於當世故至免官不仕也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為

中郎署長

集解應劭曰此云孝子郎也或曰以至孝聞索隱索謂為郎署之長也

事文帝

文帝輦過

索隱過音戈謂文帝乘輦過郎署也

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索隱

索隱浩云自從也帝詢唐何從為郎又小顏云年老矣何乃自為郎怪之也

家安在唐具以

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

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

集解張晏曰每食念益所說李齊在鉅鹿時

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

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卒

將

集解徐廣曰一云官士將駟索晉灼曰百人為徹行亦皆師將也索隱案國語閭閻卒百人為徹行行頭

皆官師賈逵云百人為一隊也官師隊大夫也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趙將

李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

集解如淳曰良善也

說而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為吾將吾豈

憂匈奴哉唐曰主臣

索隱案樂彦云人臣進對前稱主臣猶上書前云昧死案志林云馮

唐面折萬乘何言不懼主臣為驚怖其言益著也又魏武謂陳琳云卿為本初檄何乃上及父祖琳謝曰主臣

益明主臣是驚怖也解已見前篇

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

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奈何衆辱我獨無間處乎

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奴新大入朝那索

上音朝遙反下音乃何反縣名屬河西安定正義在原州百泉縣西北十里漢朝那縣是也殺北地

都尉昂正義北地郡今寧州也索隱案都尉姓孫上以胡寇為意乃卒復問

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

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外者集解韋昭曰此郭門之間

也門中樞曰閫索隱樞音其月反正義閫音苦本反謂門限也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

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

大父言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

索隱案謂

軍中立市市有稅稅即租也

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責成

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

索隱案六韜書云有

選車之法十

穀騎萬三千

索隱如淳云穀音構穀騎張弓之騎也

百金之士十

萬集解服虔曰良士直百金也或曰直百金言重索隱

晉灼云百金言其貴重也注云或者服晉之說也劉

氏云其功可賞百金者事見管子及小爾雅

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

集解徐廣曰澹一作襜索隱崔浩云東胡烏丸之先也國在匈奴東故云東胡澹音丁甘反一本作襜襜

西

抑彊秦南友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

索隱幾音祈

其後會趙

王遷立其母倡也

索隱案列女傳云邯鄲之倡也正義趙幽王母樂家之女也

王遷

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

索隱案開是趙王寵臣戰國策云秦多與開金使為反間

令顏聚代之

索隱聚音似俞反漢書作最最本齊將

是以兵破士北為秦

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

集解駟案漢書曰尚槐里人也正義雲中

郡故城在勝州榆林縣東北三十里

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

集解服虔

曰私廩假錢索隱案漢書市肆租稅之入為私奉養服虔云私廩假錢是也或云官所別廩給也

五日一

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

索隱椎音直追反擊也

是以匈奴遠避不

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八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

卒盡家人子

索隱案謂庶人之家子也

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

集解如淳曰漢軍法曰吏卒斬首以尺籍書下縣移郡令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伍符亦什伍之符約節度也或曰以尺簡書故曰尺籍也索隱案尺籍者謂書其斬首之功於一尺之板伍符者命軍人伍伍相保不容奸詐也故行不行謂故命人行而身不自行奪勞一歲也故與雇同終日力戰斬首捕虜

上功莫府

索隱案莫訓大也又在浩云古者出征為將治無常處以幕為府舍故云莫府莫當為幕

古字少耳

一言不相應

索隱應音乙陵反謂數不同也

文吏以法繩之其賞

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

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

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

也集解駟案班固稱揚子曰孝文帝親詘帝尊臣誠愚以信亞夫之軍曷為不能用頗牧彼將有激

觸忌諱死罪死罪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

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

集解服虔曰車戰之士七年景帝立以唐為楚相免武帝立求賢

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復為官乃以唐子馮遂

為郎遂字王孫亦奇士與余善

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

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誦
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
便

集解徐廣
曰一作辨

張季馮公近之矣

索隱述贊曰張季未偶見識袁盎太子懼法嗇夫無
狀驚馬罰金盜環語上馮公白首味哉論將因對李
齊收功
魏尚

史記卷一百二

史記卷一百二考證

張釋之馮唐列傳用紵絮斲陳絮漆其間○絮集韻音
和黏著也漢書水經注皆去此字

下廷尉廷尉治○凌稚隆曰一本無重廷尉字

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索隱鄭氏云抔手掬之字從
手字本或作盃言一勺一抔兩音並通又音普迴反
抔者塼之未燒之名也○師古漢書注云其字從手
今學者讀抔為杯勺之杯非也抔非應盛土之物也

其意蓋譏鄭氏又音普迴反則字當從土坏與抔不通

王遷立乃用郭開譏○臣照按上文云其後會趙王遷

立其母倡也然則此句立字蓋衍文

主中尉及郡國車士○車疑騎字之誤

史記卷一百二考證

史記卷一百三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駙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萬石君

正義以父及四子皆二千石故號奮為萬石君

名奮其父趙人也

正義涪州

邯鄲本趙國都

姓石氏趙亡徙居溫

正義故溫城在懷州溫縣三十里漢縣在也

高

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

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奮獨有母不幸失明

家貧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

高祖召其姊為美人以奮為中涓

正義顏師古云中涓官名居中而涓潔也

如淳曰主通書謁出入命也

受書謁從其家長安中戚里

索隱小顏云於上有

姻戚者皆居之故名其里為戚里長安記戚里在城內

以姊為美人故也其官至

孝文時積功勞至大中大夫無文學恭謹無與比文帝

時東陽侯張相如為太子太傅免選可為傅者皆推奮

奮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為九卿迫近憚之

集解張晏

曰以其恭敬履度故難之徙奮為諸侯相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

集解徐廣曰一作仁正義顏師古云史失其名故云甲乙耳非其名也次子慶皆以馴行

孝謹集解徐廣曰馴一作訓索隱馴音巡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

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為萬石

君孝景帝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

為朝臣過宮門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馬子

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

失不譙讓為便坐對案不食

索隱譙音才笑反譙讓責讓也為音于偽反便音婢

綿反蓋謂為之不處正室別坐他處故曰便坐坐音如座便坐非正坐處也故王者所居有便殿便房義亦然也又音婢見反亦通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

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

如也

集解晉灼曰訢許慎曰古訢字韋昭曰聲和貌也

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

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

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

行皆自以為不及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

罪正義百官表云郎中令秦官掌居宮殿門戶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也皇太后以為

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

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

正義百官表云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景帝分置左

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左內史名左馮翊也

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

建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

集解文穎曰郎五日一下正義孔文祥云

建為郎中令即光祿勳九卿之職也直五日一下也按五日一下直洗沐

入子舍

索隱案劉氏謂小房

內非正堂也小頗以為諸子之舍若今諸房也

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牖身自

浣滌

集解徐廣曰諭築垣短板也音住廁諭謂廁溷垣牆建隱於其側浣滌也一讀諭為實實音豆言建

又自洗滌廁實廁實瀉除穢惡之穴也呂靜曰穢廁穢器也音威豆綱索蘇林曰諭音投賈逵解周官穢虎子

也箭行清也孟康曰廁行清箭行中受糞者也東南人謂鑿木空中如曹謂之箭晉灼曰今世謂反閉小袖

為侯箭廁此最廁近身之衣也索隱索親謂父也中裾近身衣也徐廣云諭短板以築廁牆未知其義何從恐

也非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為常建為郎中令

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

親尊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

集解徐廣曰陵一作鄠索隱小顏云陵里名在茂

陵非長安之咸里也正義茂陵邑中里也茂陵故城漢茂陵縣也在雍州始平縣東北二十里內史慶

辭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

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諫曰內史貴人入閭里

里中長老皆之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

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以元朔五年中卒

長子郎中令建哭泣哀心扶扶乃能行歲餘建亦死諸

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於萬石君建為郎中令書奏事

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字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

集解

服虔曰作馬字下曲而五建時上事誤作四正義
顏師古云馬字下曲者尾并四點為四足凡五

上譴

死矣甚惶恐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萬石君少子慶為

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

慶於諸子中最高為簡易矣

正義漢書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

舉手曰六馬按慶於兄弟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也

然猶如此為齊相舉齊國皆

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為立石相祠元狩元年上

立太子選羣臣可為傅者慶自沛守為太子太傅七歲

遷為御史大夫元鼎五年秋丞相有罪罷

集解駟案趙周坐酎金免

索隱案漢書而知也

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孝其以御

史大夫慶為丞相封為牧丘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

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

脩上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

溫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至九卿更進用事事不

關決於丞相丞相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

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減宣罪

集解服虔曰不能
音減損之減

服反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中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

名數者四十萬

索隱案小顏云無名
數若今之無戶籍

公卿議欲請徙流

民於邊以適之上以為丞相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為請者丞相慙不任職乃上書曰慶幸得待罪丞相罷駕無以輔治城郭倉庫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天子曰倉廩既空民貧流亡而君欲請徙之搖蕩不安動危之而辭位君欲安歸難乎索隱難音乃彈反言欲歸于何人

以書讓慶慶甚慙遂復視事慶文深

審謹然無他大略為百姓言後三歲餘太初二年中丞

相慶卒謚為恬侯慶中子德慶愛用之上以德為嗣代
侯後為太常坐法當死贖免為庶人慶方為丞相諸子
孫為吏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
謹益衰矣

建陵侯衛綰者代大陵人也

正義括地志云漢建陵縣故城在沂州丞縣界也索

隱按地理志縣名在代正義括地志云大陵縣城在并州文水縣北十三里按代王是時都中都大陵屬焉故

言代大綰以戲車為郎

集解應劭曰能左右超乘也如淳曰操機轉之類索隱案今亦

有弄車之戲是也操音歷謂超踰之也轉音衛謂車軸頭也

事文帝功次遷為中郎

將醇謹無他孝景為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稱病不

行

集解張晏曰恐文帝謂
豫有二心以事太子

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

者善遇之及文帝崩景帝立歲餘不譙呵綰

索隱譙呵
音誰何猶

借訪也一曰譙呵者責讓也
不譙呵者言不喚責衛綰也

綰日以謹力景帝幸上林

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綰曰臣

從車士幸得以功次遷為中郎將不自知也上問曰吾

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對曰死罪實病上賜之

劔綰曰先帝賜臣劔凡六劔不敢奉詔上曰劔人之所

施易獨至今乎

集解如淳曰施讀曰移言劍者人之所好故多數移易買換之也索隱施音移

易音 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劍劍尚盛未嘗服也即官有

謹常蒙其罪不與他将爭有功常讓他将上以為廉忠

實無他腸

索隱案小顏云心腸之內無他惡也

乃拜綰為河間王太傅吳

楚反詔綰為將將河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為中尉三歲

以軍功孝景前六年中封綰為建陵侯其明年上廢太

子誅栗卿之屬

集解蘇林曰栗大子舅也如淳曰栗氏親屬也卿其名也索隱栗姬之族也正

義顏師古云太子廢為臨江王故誅其外家親屬也

上以為綰長者不忍乃賜綰

告歸而使郅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東王為太子召

綰拜為太子太傅久之遷為御史大夫五歲代桃侯舍

為丞相

正義故桃城在渭州昨城縣東三十里劉舍所封

朝奏事如職所奏

索隱以言

但守職分而已不然有所奏議也

然自初官以至丞相終無可言天子

以為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為丞相三歲景

帝崩武帝立建元年中丞相以景帝疾時諸官因多坐

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免之其後綰卒子信代坐酎金失

侯

塞侯直不疑者南陽人也

索隱案塞國名今桃林之塞也直姓也不疑名也與雋不

疑同字正義塞音先代反古塞國今陝州桃林縣以西至潼關皆桃林塞地也

為郎事文帝其

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已而金主覺妄意不疑

索隱謂妄疑其盜取將也

不疑謝有之買金償而告歸者來而歸金

而前郎亡金者大慙以此稱為長者文帝稱舉稍遷至

大中大夫

集解徐廣曰漢書云稱為長者稍遷至大中大夫無文帝稱舉四字

朝廷見人

或毀之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獨無奈其善盜嫂何也

索隱

案小顏云盜謂私之

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

時不疑以二千石將兵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為御史大夫天子脩吳楚時功乃封不疑為塞侯武帝建元年中與丞相綰俱以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為官如故唯恐人知其為吏跡也不好立名稱稱為長者不疑卒子相如代孫望坐酎金失侯

索隱漢書作彭祖坐酎金國除

郎中令周文者名仁其先故任城人也

正義任城兗州縣也

以醫

見景帝為太子時拜為舍人積功稍遷孝文帝時至大中大夫景帝初即位拜仁為郎中令仁為人陰重不泄

常衣敝補衣溺袴

集解服虔曰質重不泄人之陰謀也張晏曰陰重不泄下溼故溺袴是以

得此宦者得入後宮仁有子孫先未得此病時所生章昭曰陰重如今帶下病泄利索隱案其解二亦各有理

小顏云陰密也為性密重不泄人言也霍去病少言不泄亦其類也其人又常衣敝補衣及溺袴故為不潔清

之服是以得幸入卧内期為不潔清索隱謂心中常期也二者未知誰得其實

期為不潔清
故之意也小顏亦同正義清清淨期猶常也
言為不潔淨下溼故得入卧内後宮比宦者
以是得幸

景帝入卧内於後宮秘戲

索隱謂後宮中戲劇宜可秘也

仁常在旁至

景帝崩仁尚為郎中令終無所言上時問人

正義顏師古云問以

他人之善惡也
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以此景帝再自幸

其家家徙陽陵上所賜甚多然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羣臣賂遺終無所受武帝立以為先帝臣重之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矣

御史大夫張叔者名歐

集解駟案史記音義曰歐於友反索隱歐音烏後反漢書作歐

孟康音駟也

安丘侯說之庶子也

集解徐廣曰張說起於方與縣從高祖以入漢也索

隱說音悅

孝文時以治刑名言

集解常昭曰有刑名之書欲令名實相副也索隱案劉向

別錄云申子學號曰刑名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

崇上抑下合於六家也說者云刑名家即太史公所說

六家之事太子然歐雖治刑名家

正義刑名家也名名家也言治刑法及名

實具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為九卿至武帝元朔四年

韓安國免詔拜歐為御史大夫自歐為吏未嘗言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為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為涕泣面對而封之其愛人如此老病篤請免於是天子亦策罷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家於陽陵子孫咸至大官矣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集解徐廣曰訥

字多作訕音同耳古字假借

其萬石建陵張叔之謂邪是以其教不

肅而成不嚴而治塞侯微巧

正義不疑學老子所臨官恐人知其為吏跡不好立

名稱稱為長者

而周文處調

索隱案直不疑以吳楚反時為二十石將景帝封之微巧

也周文處調者謂為郎中令陰重得幸出入卧内也故班固曰石建之漸衣周仁之垢汚君子譏之是也正義上時問人仁曰上自察之上所賜常不受又諸侯羣臣賂遺終無受此為處調故君子譏此二人為其近於佞也

君子譏之為其近於佞也然斯可謂篤行君子矣

索隱述贊曰萬石孝謹自家形國郎中數馬內史匄匈綰無他腸塞有陰德刑名張歐垂涕恤獄敏行訥言俱嗣芳躅

史記卷一百三

史記卷一百三考證

萬石張叔列傳萬石君少子慶為太僕御出○漢百官
公卿表慶未嘗為太僕與傳異

史記卷一百三考證

謹案卷一百第二頁前一行諸節所聚刊本節訛
色據周禮縫人注改

第六頁前一行徒以彭王居梁地刊本徒訛徒今
改

第六頁後五行身屨典軍檢索隱作身履軍無典
字此典字疑衍

卷一百一第二頁後四行陛下竟為以天下之大
弗能容刊本為以訛作以為據監本王本改

卷一百二第一頁前八行後一行應劭曰哀帝改
為順陽考地理志此注在博山下不釋堵陽又
哀帝作明帝疑此正義誤

第七頁前五行說而搏髀曰刊本搏說搏今改

第八頁前五行注云或者服晉之說也案服字疑
作指謂指晉灼之說

第八頁後六行案漢書市肆租稅之入為私奉養
刊本脫書字據索隱增

第九頁後五行服虔曰車戰之士刊本戰訛軍據
漢書注改

卷一百三第二頁後三行別坐他處故曰便坐刊
本他誤之據索隱改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

臣

侍

朝

校對官檢討

臣

郭

寅

謄錄監生

臣

劉

震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史記卷一百四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史記卷一百四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田叔者趙陘城人也

索隱案下文宇少卿陘音刑縣名屬中山

其先齊田氏



苗裔也叔喜劔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

索隱本燕人樂毅之後正義樂

姓巨公名

叔為人刻廉自喜喜游諸公

正義喜許記反諸公謂丈人行也

趙

人舉之趙相趙午午言之趙王張敖所趙王以為郎中

數歲切直廉平趙王賢之未及遷會陳豨反代

集解徐廣曰七

年韓王信反高帝征之十年代相陳豨反

漢七年高祖往誅之過趙趙王張

敖自持案進食禮恭甚高祖箕踞罵之是時趙相趙午

等數十人皆怒謂張王曰王事上禮備矣今遇王如是

臣等請為亂趙王齧指出血曰先人失國微陛下臣等

當蟲出

索隱案謂死而蟲出也左傳齋桓死未葬蟲流於戶外是也

公等奈何言若

是毋復出口矣於是貫高等曰王長者不倍德卒私相

與謀弑上會事發覺

集解徐廣曰九年十二月捕貫高等也

漢下詔捕趙

王及羣臣反者於是趙午等皆自殺唯貫高就繫是時

漢下詔書趙有敢隨王者舉三族唯孟舒田叔等十餘

人赭衣自髡鉗稱王家奴隨趙王敖至長安貫高事明

白趙王敖得出廢為宣平侯乃進言田叔等十餘人上

盡召見與語漢廷臣毋能出其右者上說盡拜為郡守

諸侯相叔為漢中守十餘年會高后崩諸呂作亂大臣誅之立孝文帝孝文帝既立召田叔問之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上曰公長者也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塞盜劫雲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毋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公何以言孟舒為長者也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夫貫高等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敢

隨張王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教之所在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為邊害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為父弟為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孟舒以為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故吳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

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為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
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
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景帝大賢之以為魯相魯相初
到民自言相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其渠率二
十人各答五十餘各搏二十

索隱搏
音搏

怒之曰王非若主

邪何自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

正義王財
物所藏也

使相償之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為惡而相為

善也相毋與償之於是王乃盡償之魯王好獵

正義魯
共王景

帝子都兗州曲
阜縣故魯城中

相常從入苑中

正義括地志云嬰相圓在兗州曲阜縣南三十

里禮記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園觀者如堵堵牆也

王輒休相就館舍相出常暴

坐

索隱暴音步卜反

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

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為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游數年

叔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也曰不以百金傷

先人名仁以壯健為衛將軍舍人

集解張晏曰衛青也

數從擊匈奴

奴衛將軍進言仁仁為郎中數歲為二千石丞相長史

失官其後使刺舉三河

正義百官表云監御史秦官掌監郡漢省丞相遣御史分刺州

不常置也案三河河南河東河內

上東巡仁奏事有辭上說拜為京輔

都尉

正義百官表云右扶風左馮翊京兆尹是為三輔元鼎四年置三輔都尉服虔云皆治長安城中

月餘上遷拜為司直

正義百官表云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

不法

數歲坐太子事

正義謂戾太子

時左丞相自將兵

集解徐廣曰劉

屈楚時為丞相也

令司直田仁主閉守城門坐縱太子下吏誅

死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族死涇城今在中

山國

集解徐廣曰涇城縣名也正義今定州也

太史公曰孔子稱曰居是國必聞其政田叔之謂乎義

不忘賢明主之美以救過仁與余善余故并論之

索隱述贊曰田叔長者重義輕生張王既雪漢中是榮孟舒見廢抗說相明案梁以禮相魯得情子仁坐事刺舉有聲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聞之曰田仁故與任安相善任

安棗陽人也少孤貧因為人將車之長安

索隱將車猶御車也

留求事為小吏未有因緣也因占著名數家於武功

索隱言卜日而自占著名數家於武功猶今附籍然也占音之豔反

武功扶風西界

小邑也谷口蜀剡道近山

正義括地志云漢武功縣在渭水南今蓋屋縣西界

也駱谷間在雍州之藍屋縣西南二十里
開駱谷道以通梁州也按行谷有剗道也安以為武

功小邑無豪易高也

索隱易音以鼓反言邑小無豪易得高名也

安留代

人為求盜亭父

集解郭璞曰亭卒也正義安留武功替人為求盜亭父也應劭云舊時亭

有兩卒其一為亭父掌關閉掃除一為求盜掌逐捕盜賊也

後為亭長

正義百官表云十里

一亭亭有長也

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為人分麋鹿雉兔

部署老小當壯劇易處眾人皆喜曰無傷也任少卿

正義少卿安字

分別平有智略明日復合會會者數百人任

少卿曰某子甲何為不來乎諸人皆怪其見之疾也

其後除為三老

正義百官表云十亭一鄉鄉有三老一人掌教化也

舉為親民

出為三百石長

正義百官表云萬戶已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

至三百石皆有丞尉也

治民坐上行出游共帳不辦斥免乃為

衛將軍舍人與田仁會俱為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

此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齧

馬兩人同牀臥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

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衛將軍

正義衛青也

從此兩

人過平陽主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

拔刀列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呵其後有
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為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
令具鞍馬絳衣玉貝劔欲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
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趙禹以
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略者趙禹曰吾聞
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
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
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又

無智略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奈之何於是趙禹
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
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
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
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為貧何為
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

集解徐廣曰
移猶施也將

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
前見詔問能略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

使士大夫樂死戰鬪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
疑定是非辯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
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

此兩人立名天下其後用任安為益州刺史

正義地理志云

武帝改曰梁州百官表云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
奉詔條察州秩六百石員十三按若今採訪按察六

條也以田仁為丞相長史

正義百官表云丞相
有兩長史秩千石

田仁上

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為姦利三河尤甚臣請先刺舉

三河三河太守皆內倚中貴人與三公有親屬無所

畏憚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姦吏是時河南河內太

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子弟也

集解駟案杜杜周也

河東太守

石丞相子孫也

正義謂石慶

是時石氏九人為二千石方

盛貴田仁數上書言之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謝謂田

少卿曰吾非敢有語言也願少卿無相誣汙也仁已

刺三河三河太守皆下吏誅死仁還奏事武帝說以

仁為能不畏彊禦拜仁為丞相司直威振天下其後

逢太子有兵事丞相自將兵使司直主城門司直以

為太子骨肉之親父子之間不甚欲近去之諸陵過

是時武帝在甘泉使御史大夫暴君

集解徐廣曰暴勝之為御史大

夫下責丞相何為縱太子丞相對言使司直部守城

門而開太子上書以聞請捕繫司直司直下吏誅死

是時任安為北軍使者護軍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

召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武帝聞

之以為任安為佯邪

集解徐廣曰佯或作詳也索隱詳音羊邪弋奢反佯謂詐受節

不發兵不傳會太子者也

不傳事何也

索隱傳音附謂不附會也

任安答辱北

軍錢官小吏小吏上書言之以為受太子節言幸與

我其鮮好者

索隱鮮音仙謂太子請其鮮好之兵甲也

書上聞武帝曰是

老吏也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欲合從之有
兩心安有當死之罪甚衆吾常活之今懷詐有不忠
之心下安吏誅死

夫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也知進而不知退
久乘富貴禍積為崇故范蠡之去越辭不受官位名
傳後世萬歲不忘豈可及哉後進者慎戒之

史記卷一百四

史記卷一百四考證

田叔列傳會陳豨反代集解徐廣曰七年韓王信反高
帝征之十年代相陳豨反○余有丁曰此是七年高
帝征韓王信曰豨反史誤

復召孟舒以為雲中守○容齋隨筆曰孟舒魏尚皆以
文帝時為雲中守皆坐匈奴入寇獲罪皆得士死力
皆用他人言復故官事切相類疑其只一事云

相常從入苑中正義括地志云嬰相園在兗州曲阜縣

南禮記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徐孚遠曰疑苑中即矍相圃舊地正義引其說而未竟

上遷拜為司直○

臣照

按遷字疑還字之訛蓋言武帝

東巡還乃拜為司直

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族死○

臣照

按此三

句中必有訛脫既以坐縱太子誅豈又以車千秋訟太子寃而更族誅乎况文亦不類

因占著名數家於武功索隱言卜日而自占著名口名

數隸於武功猶今附籍然也占音之豔反○

臣照

按

平準書云各以其物自占索隱曰郭璞云占自隱度也占字正宜用此解不宜解作卜字

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弟也○容齋隨筆曰班史言霍去病既貴衛青故人門下多去事之唯任安不肯去又言衛將軍進言任為郎中與褚先生所書不同杜周傳云兩子夾河為郡守治皆酷暴亦不書其所終也

史記卷一百四考證

史記卷一百五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索隱王劭云鑿方宜與日者龜策相接不合列於此後人誤之也正義此傳是醫方合與龜策

日者相次以淳于意孝文帝時醫奉詔問之又為齊太倉令故太史公以次述之扁鵲乃春秋時良醫不可別序故引為傳首太倉公次之也

扁鵲者

正義黃帝八十一難序云秦越人與軒轅時扁鵲相類仍號之為扁鵲又家於盧國因命之曰

盧醫

勃海郡鄭人也

集解徐廣曰鄭當為鄭鄭縣名今屬河間索隱案勃海無鄭縣徐說

是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為人舍長

索隱劉氏云守客館之師故號云舍長也

正義長音丁丈反

舍客長桑君過

索隱隱者蓋神人也正義過音戈

扁鵲獨奇

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八十餘年

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

正義問音闕

我有禁方年老欲傳

與公公母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子扁鵲飲是

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

索隱案舊說云上池水謂水未至地蓋承取露

及竹木上水取之以和藥服之三十日當見鬼物也

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

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

一方人

索隱方猶邊也言能隔牆見彼邊之人則眼通神也

以此視病盡見五藏

癥結

正義五藏謂心肺脾肝腎也六府謂大腸胃膽膀胱三焦也王叔和脉經云左手脉橫癥在左右手

脉橫癥在右脉頭大者在上頭小者在下兩手脉結上部者濡結中部者緩結三里者豆起陽邪來見浮洪陰邪來見沈細水穀來見堅實

特以診脉為名耳

索隱診鄒氏音文忍反劉氏音陳忍反司

馬彪云
診占也

為醫或在齊

正義號盧醫
今濟州盧縣

或在趙在趙者名扁

鵲當晉昭公時

索隱案左氏簡子專國在定項二公之時非當昭公之世且趙系家叙此事亦

在定公
之初

諸大夫彊而公族弱趙簡子為大夫專國事簡

子疾五日不知人

索隱案韓子云十日不知人所記異也

大夫皆懼於是

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扁鵲曰血脉治

也

正義下云色廢脉亂
故形靜如死狀也

而何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

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

索隱案二子皆秦大夫
公孫支子桑也子輿未

詳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

索隱適
音釋言

我適來有所受
教命故云學也

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

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
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
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
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諸大
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
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
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

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

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

正義晉定公出公哀

公幽公烈公孝公靜公為七世靜公二年為三晉所滅據此及趙世家簡子疾在定公之十一年

嬴姓

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

索隱范魁地名未詳正義嬴趙氏本姓也周人謂為衛也

晉亡之後趙成侯三年伐衛取鄉邑七十三是也賈逵云川阜曰魁也

而亦不能有也董

安于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

四萬畝其後扁鵲過號

正義陝州城古號國又陝州河北縣東北下陽故城古號即晉

獻公滅者又洛州汜水縣古東號國而未知扁鵲過何者蓋號至此並滅也

號太子死

索隱案傳

立云號是晉獻所滅先此百二十餘年此時焉得有號則此云號太子非也然案號後改稱郭春秋有郭公蓋

郭之太子也

扁鵲至號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

索隱喜音許既反喜

好也愛也方方伎之人也正義中庶子古官號也喜方好方術不書姓名也

曰太子何病國

中治穰過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

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為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積

畜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蹙而死

索隱蹙音厥正義釋

名云蹙氣從下蹙起上行外及心脅也

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雞鳴至今

曰收乎曰未也

集解駢案收謂棺歛

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

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

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

索隱音史附下

又音跌正義史附二音應劭云黃帝時將也

治病不以湯液醴灑

正義上音禮下山解

反鑱石橋引案杭毒熨

索隱鑱音仕咸反謂石針也橋音九兆反謂為按摩之法天橋

引身如熊顧鳥伸也杭音玩亦謂按摩而玩弄身體使調也毒熨謂毒病之處以藥物熨帖也

一撥見

病之應因五藏之輸

索隱音束注反正義八十一難云肺之原出於太淵心之原出於太

陵肝之原出於太衝脾之原出於太白腎之原出於太谿少陰之原出於兌骨膽之原出於丘虛胃之原出於

衝陽三焦之原出於陽池膀胱之原出於京骨太腸之原出於全谷小腸之原出於腕骨十二經皆以輸為原

也按此五藏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搢荒集解徐廣

曰搢音舌索隱搢音女角反搢荒膏荒也爪幕正義以爪決其闌幕也湔浣正義上子錢反下胡

管反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

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

日扁鵲仰天歎曰夫子之為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鄰視

文越人之為方也不待切脈正義黃帝素問云待切脈而知病寸口六脈三陰三

陽皆隨春秋冬夏觀其脈之變則望色正義素問云面色青脈當弦急

知病之逆順也楊玄操云切按也望色

史記

面色赤脈當浮而短面

聽聲

正義素問云好哭者肺病好歌者脾病好妄言者心

病好呻吟者腎病好叫呼者肝病也

寫形

正義素問云欲得溫而不欲見人者藏家病欲得寒而見人者

府家病也

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

其陽

正義八十一難云陰病行陽陽病行陰故令募在陰俞在陽楊玄操云腸為陰五藏募皆在腹故云

募皆在陰背為陽五藏俞皆在背故云俞皆在陽內藏有病則出行於陽陽俞在背也外體有病則入行於陰

陰募在腹也針法云從陽引陰從陰引陽也

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

至衆不可曲止也

索隱止語助也不可委曲具言正義言病皆有應見不可曲言病之止住

也所在

字以吾言為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

張

正義音漲

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

言目眩然而不瞑舌橋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號

君號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

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

國寡臣幸甚

索隱謂號君自謙云已是偏遠之國寡小之臣也

有先生則活無

先生則棄捐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服

臆

索隱上音皮力反下音億

魂精泄橫流涕長潛

集解徐廣曰一云言未卒因涕泣交

流噓唏不能自止也索隱潛音山長潛者謂長垂淚也

忽忽承映

索隱音接映即映也承映言淚

恒垂以承
於曉也

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

謂尸魔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

正義八十一難云脈居陰部反陽脈見者

為陽入陰中是陽乘陰也脈雖時沈瀦而短此謂陽中
伏陰也脈居陽部而陰脈見者是陰乘陽也脈雖時浮

滑而長此謂陰中伏
陽也胃水穀之海也
繡緣正義上音直延反繡緣謂脈

脈也恐非
中經維絡集解徐廣曰維一作結正義八十

此義也
別下於三焦膀胱正義八十一難云三焦者水

陰維之
脈也
焦在心下下膈在胃上口也中焦在胃中脘不上不下
也下焦在臍下當膀胱上口也膀胱者津液之府也

九升九合也言經絡
下於三焦及膀胱也
是以陽脈下遂集解徐廣陰脈上

爭

正義遂音直類反素問云陽脈下遂難反陰脈上爭如絃也

會氣閉而不通

正義八十

一難云府會太倉藏會季脇筋會陽陵泉髓會絕骨血會高俞骨會大杼脈會大洲氣會三焦此謂八會也

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為使上有

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

正義紐女九反素問云紐赤脈也

破陰絕陽

之色已廢

集解徐廣曰一作發

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

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

正義素問云支者順節蘭者橫節陰支蘭膽藏也

以

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慶中之時暴作

也良工取之

正義八十一難云知一為下工知二為中工知三為上工上工者十全九中工者十

全八下工者十全六呂廣云五藏一病輒有五解
一藏為下工解三藏為中工解五藏為上工也拙者

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屬鍼砭石以取外三陽五會

索隱陽扁鵲

之弟子也鍼音針屬謂磨也砭音脂正義

素問云手足各有三陰三陽太陰少陰厥陰太陽少陽

陽明也五會謂百會胃

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為五分

會聽會氣會臑會也

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

正義格
彭反

熨兩脇下

索隱
案言

五分之熨者謂熨之令溫暖之氣入五分也八減之太

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

鵲為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

者越人能使之起耳

集解傳玄曰號自晉獻公時先是百二十餘年滅矣是時焉得有號

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

索隱案傳玄曰是時齊無桓侯裴駟云謂是齊侯田和之子桓

公平也蓋與趙簡子頗亦相當

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

正義腠音湊謂皮膚不

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

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

在血脈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

後十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

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

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

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

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

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

死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志從事則疾可已身可

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

正義病厭患多也言人厭患疾病多甚

而醫之所

病病道少

集解徐廣曰所病猶療病也

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

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

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

索隱痺音必二反

來入咸陽聞秦人

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

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

正義括地志云

淳于國城在密州安邱縣東北三十里古之斟灌國春秋州公如曹傳云冬淳于公如曹水經注云淳于縣故

夏后氏之斟灌國也周武王

以封淳于公號淳于國也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

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

正義百官表云公乘第八爵也顏師古云言其待乘

公之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

予之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

正義八十一難云五藏有色皆見於

面亦當與寸口尺內相應也其面色與相應已見前也

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

及藥論甚精受之三年為人治病決死生多驗然左右

行遊諸侯不以家為家或不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

文帝四年中人上書言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

索隱傳音

竹總反傳
乘傳送之

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子不生男緩

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

索隱緹音啼
縈音紆營反

乃

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

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

集解徐廣
曰一作贖

雖

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為官婢以

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

除肉刑法

集解徐廣曰案年表孝文十二年除肉刑正
義漢書刑法志云孝文帝即位十三年除肉

刑三孟康云黥劓二左右趾一凡三班固詩曰三王德
彌薄惟後用肉刑太倉令有罪就遞長安城自恨身無

子因急獨燒燒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書詣闕下
思古歌鸛鳴憂心摧折裂晨風揚激聲聖漢孝文帝惻
然感至情百男何憤憤不如一緹縈

意家居詔召問所為治病死生驗者

幾何人主名為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

能治病者

集解徐廣曰一作為為亦治

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

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

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對曰自意少時喜醫藥醫藥方

試之多不驗者至高后八年

集解徐廣曰意年二十六

得見師臨苗

元里公乘陽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

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脈書上下

經五色診奇咳

集解駟案奇音羈咳音該正義八十一難云奇經八脈者有陽維有陰維有陽

蹻有陰蹻有衝有督有任有帶之脈凡此八者皆不拘於經故云奇經八脈也顧野王云咳當寅也又云腋指毛皮也藝文志有五音奇腋用兵二十六卷許慎云腋軍中約也術揆度陰陽外變藥

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明歲即驗

之有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嘗已為人治診
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年
年三十九歲也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
告曰君之病惡不可言也即出獨告成弟昌曰此病疽

集解駢案
七如反

也內發於腸胃之間後五日當癰腫

正義上
於恭反

下之
勇反

後八日嘔膿

正義女
東反

死成之病得之飲酒且內成

即如期死所以知成之病者臣意切其脈得肝氣肝氣

濁

集解徐廣
曰一作電

而靜

集解徐廣
曰一作清

此內關之病也

正義八十
一難云關

遂入尺為內關呂廣云脈從關至尺澤名內關也

脈法曰脈長而弦不得代四

時者

正義王叔和脈經云來數而中止不能自還因而復動者名曰代代者死素問云病在心愈在夏甚

於冬病在脾愈在秋甚於春病在肺愈在冬甚於夏病在腎愈在春甚於夏病在肝愈在夏甚於秋也

其

病主在於肝和即經主病也

正義王叔和脈經云脈長而弦病於肝也素問云得

病於筋肝之和也

代則絡脈有過

正義素問云脈有不及有太過有經有絡和即經主病大

則絡有過也八十一難云關之前者陽之動也脈當見九分而浮過者法曰太過減者法曰不及遂上魚為溢為外關內格此陰乘之脈也關以後者陰之動也脈當見一寸而沈過者法曰太過減者法曰不及遂入尺為覆為內關外格此陽乘之脈也故曰覆溢是其真藏之脈人不病而死也呂廣云過九分出一寸各名太過也

不及九分至二分或四分五分此太過
經主病和者其
不滿一寸見八分或五分六分此不及

病得之筋髓裏其代絕而脈賁者病得之酒且內所以
知其後五日而癰腫八日嘔膿死者切其脈時少陽初
代代者經病病去過人人則去絡脈主病當其時少陽
初關一分故中熱而膿未發也及五分則至少陽之界

集解徐廣曰一作分下章曰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也正義王叔和脈經云分別三門鏡界脈候所主
云從魚際至高骨却行一寸其中名曰寸口其骨自高
從寸至尺名曰尺澤故曰尺寸後尺前名曰關陽出陰
入以關為界陽出三分故曰三陰三陽陽生於尺動於
寸陰生於寸動於尺寸主射上焦出頭及皮毛竟手關

主射中焦腹及於腰尺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主射下焦少腹至足也

膿發至界而腐腫盡泄而死熱上則熏陽明爛流絡流絡動則脈結發脈結發則爛解故絡交熱氣已上行至頭而動故頭痛

齊王中子諸嬰兒小子病召臣意診切其脈告曰氣鬲病病使人煩懣食不下時嘔沫病得之少憂數忤食飲索隱忤音疑乞反忤者風痺忤然不得動也臣意即為之作下氣湯以飲之

一日氣下二日能食三日即病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

診其脈心氣也濁

集解徐廣曰一作龜又作猛

躁而經也此絡陽病

也脈法曰脈來數疾去難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周身熱

脈盛者為重陽

索隱重音直隴反

重陽者過心主

集解徐廣曰過音唐過者

盪也謂病盪心者猶刺其心索隱過依字讀正義八十一難云手心主中宮在中部楊玄操云手心主胞絡也

自臍已上至帶

故煩懣食不下則絡脈有過絡脈有過

則血上出血上出者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憂也

齊郎中令循病衆醫皆以為廢人中而刺之臣意診之

曰湧疝也

索隱上音勇下音訕所諫反鄒誕生云疝音仙字

令人不得前後洩

索隱洩音所留反前洩謂小便後洩大便也

循曰不得前後洩三日矣臣意

飲

正義於禁反

以火齊湯一飲得前洩再飲大洩三飲而疾

愈病得之內所以知循病者切其脈時右口氣急

集解徐廣

曰右一作有正義王叔和脈經云右手寸口乃氣口也

脈無五藏氣右口

正義謂右手寸

也。脈大而數數者中下熱而湧左為下右為上皆無五

藏應故曰湧疝中熱故溺赤也

正義溺徒弔反

齊中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其脈告曰熱病氣也然暑

汗脈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當浴流水而寒甚已則熱

信曰唯然

正義唯
惟癸反

往冬時為王使於楚至莒縣

正義莒
密州縣

陽周水而莒橋梁頗壞信則擘

正義
音牽

車轅未欲渡也馬

驚即墮信身入水中幾死吏即來救信出之水中衣盡

濡有間而身寒已熱如火至今不可以見寒臣意即為

之液湯火齊逐熱一飲汗盡再飲熱去三飲病已即使

服藥出入二十日身無病者所以知信之病者切其脈

時并陰脈法曰熱病陰陽交者死切之不交并陰并陰

者脈順清而愈其熱雖未盡猶活也腎氣有時問濁

集解

徐廣曰一作電在太陰脈口而希是水氣也腎固主水故以此

知之失治一時即轉為寒熱

齊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診脈曰風痺客脬

索隱痺病也音豆脬音普

交反字或作胞正義痺音單早也脬亦作胞膀胱也言風痺之病客居在膀胱難於大小溲溺

赤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即前後溲再飲病已溺如故

病得之流汗出溲

索隱劉氏音巡

溲者去衣而汗晞也所以知

齊王太后病者臣意診其脈切其太陰之口溼然風氣

也脈法曰沈之而大堅

正義沈一作深王叔和脈經云脈大而堅病出於腎也

浮

之而大緊者

正義緊音吉忍反素問云脈短實而數有似切繩名曰緊也

病主在腎

腎切之而相反也脈大而躁大者膀胱氣也躁者中有

熱而溺赤

齊章武里曹山跗病

索隱跗方符反

臣意診其脈曰肺消痺也

加以寒熱即告其人曰死不治適其共養此不當醫

索隱

適音釋共音恭案謂山跗家適近所持財物共養我我不敢當以言其人不堪療也

治法曰後三

日而當狂妄起行欲走後五日死即如期死山跗病得之盛怒而以接內所以知山跗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肺

氣熱也脈法曰不平不鼓形弊

正義王叔和脈經云平謂春肝木王其脈細而

長夏心火王其脈洪大而散六月脾土王其脈大阿阿而緩秋肺金王其脈浮濇而短冬腎水王其脈沉而滑

名平此五藏高之遠數以經病也故切之時不平而代

正義素問云血氣易處曰不平脈候動不定曰代

不平者血不居其處代者時

參擊並至乍躁乍大也此兩絡脈絕故死不治所以加

寒熱者言其人尸奪尸奪者形弊形弊者不當關灸鑱

石及飲毒藥也臣意未往診時齊太醫先診山跗病灸

其足少陽脈口而飲之半夏丸病者即泄注腹中虛又

灸其少陰脈是壞肝剛絕深如是重損病者氣以故加

寒熱所以後三日而當狂者肝一絡連屬結絕乳下陽

明

正義素問云乳下陽明胃絡也

故絡絕開陽明脈陽明脈傷即當狂

走後五日死者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盡即死

矣

齊中尉潘滿如病少腹痛

正義少音式妙反王叔和脈經云脈急疝瘕少腹痛也

臣意診其脈曰遺積瘕也

索隱劉氏音加雅反舊音遐郭氏音嫁正義龍魚河圖云

犬狗魚鳥不熟食之成瘕痛

臣意即謂齊太僕臣饒內史臣繇曰中

尉不復自止於內則三十日死後二十餘日洩血死病

得之酒且內所以知潘滿如病者臣意切其脈深小弱

其卒然合

集解徐廣曰一云米然合

合也是脾氣也

正義卒音蔥忽反卒一本作來

素問云疾病之生生於五藏五藏之合合於六府肝合氣於膽心合氣於小腸脾合氣於胃肺合氣於大腸腎

合氣於膀胱三焦內主勞

右脈口氣至緊小

正義緊音結忍反

見瘕氣也以

次相乘故三十日死三陰俱搏者

正義如淳云音徒端反素問云左脈口曰

少陰少陰之前名厥陰右脈口曰太陰此三陰之脈

如法不俱搏者決在急期一

搏一代者近也故其三陰搏洩血如前止

集解徐廣曰前一作筋也

陽虛侯相趙章病召臣意衆醫皆以為寒中臣意診其

脈曰迴風

集解駢案迴音洞言洞徹入四肢索隱下云飲食下噎輒出之是風疾洞徹五藏故曰迴

風也迴風者飲食下噎

集解駢案音益謂喉下也

而輒出不留法曰五

日死而後十日乃死病得之酒所以知趙章之病者臣

意切其脈脈來滑是內風氣也飲食下噎而輒出不留

者法五日死皆為前分界法

正義分扶問反

後十日乃死所以

過期者其人嗜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

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

濟北王病召臣意診其脈曰風蹶胃滿即為藥酒盡三

石病已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濟北王病者臣意切其

脈時風氣也心脈濁

集解徐廣曰一作電

病法過入其陽陽氣盡

而陰氣入陰氣入張則寒氣上而熱氣下故胃滿汗出

伏地者切其脈氣陰陰氣者病必入中出及灑水也

素隱

灑音上咸反正義顧野王云手足液身體均音常灼反

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

集解徐廣曰一作奴奴蓋女奴正義命婦名也

眾醫

皆以為風入中病主在肺

集解徐廣曰一作肝

刺其足少陰脈臣

意診其脈曰病氣疝客於膀胱難於前後溲而溺赤病見寒氣則遺溺使人腹腫出於病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內所以知出於病者切其脈大而實其來難是蹶陰之動也

正義鄒厥陰之脈也

脈來難者疝氣之客於膀胱也腹之

所以腫者言蹶陰之絡結小腹也蹶陰有過則脈結動動則腹腫臣意即灸其足蹶陰之脈左右各一所即不遺溺而溲清小腹痛止即更為火齊湯以飲之三日而疝氣散即愈

故濟北王阿母

正義徐廣曰濟一作齊王索隱索是王之妹母也正義服虔云乳母也鄭慈已

者自言足熱而懣臣意告曰熱蹶也則刺其足心各三

所案之無出血病旋已

索隱言尋即已止也正義謂旋轉之間病則已止也

病得

之飲酒大醉濟北王召意診脈諸女子侍者至女子豎

豎無病臣意告永巷長曰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嘔血

死臣意言王曰才人女子豎何能王曰是好為方多伎

能為所是案法新

集解徐廣曰所一作取索隱謂於舊方技能生新意也

往年市

之民所四百七十萬曹偶四人

索隱案當今之四千七百貫也曹偶猶等輩也

王曰得毋有病乎臣意對曰豎病重在死法中王召視之其顏色不變以為不然不賣諸侯所至春豎奉劍從王之廁王去豎後王令人召之即仆於廁嘔血死

索隱仆音

赴又音步北反

病得之流汗流汗者同法病內重毛髮而色澤

脈不衰此亦關內之病也

齊中大夫病齩齩

正義齩邱羽反釋名云齩朽也蟲齩之缺朽也

臣意灸其左

太陽明脈即為苦參湯日嗽三升出入五六日病已得之風及卧開口食而不嗽

菑川王美人懷子而不乳

索隱乳音人喻反乳生也

來召臣意臣意

往飲以葭

正義浪宕二音

藥一撮以酒飲之旋乳

索隱旋乳者言迴旋

即生也

臣意復診其脈而脈躁躁者有餘病即飲以消石

一齊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

索隱比音必利反

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臣意見之食閉門外望其色

有病氣臣意即告宦者平平好為脈學臣意所臣意即

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傷脾氣也當至春鬲塞不通

不能食飲法至夏泄血死宦者平即往告相曰君之舍

人奴有病病重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以知之曰君朝

時入宮君之舍人奴盡食閨門外平與倉公立即示平

曰病如是者死相即召舍人奴而謂之曰公奴有病不

舍人曰奴無病身無痛者至春果病至四月泄血死所

以知奴病者脾氣周乘五藏傷部而交故傷脾之色也

望之殺然黃

集解 徐廣曰殺音蘇
葛反正義殺蘇亥反

察之如死青之茲衆

醫不知以為大蟲

索隱即
蛇虫也

不知傷脾所以至春死病者

胃氣黃黃者土氣也土不勝木故至春死所以至夏死

者服法曰病重而脈順清者曰內關內關之病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無苦若加以一病死中春一愈順及一時其所以四月死者診其人時愈順愈順者人尚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灸於火而以出見大風也

菑川王病召臣意診脈曰蹶上

正義時掌反蹶逆氣上也

為重頭痛

身熱使人煩懣

正義亡本反非但有煩也

臣意即以寒水拊其頭

索隱

拊音附又音撫

刺足陽明脈左右各三所病旋已病得之沐髮

未乾而卧診如前所以蹶頭熱至肩

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諸客坐未上

食臣意望見王后弟宋建告曰君有病往四五日君要

脅痛不可俛仰

正義俛
音免

又不得小溲不亟治病即入濡

腎及其未舍五藏急治之病方今客腎濡

正義濡溺也
病方客在腎

欲溺
腎也

此所謂腎痺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要脊痛往四五

白天雨黃氏諸倩

集解徐廣曰倩者女壻也駟案方言
曰東齊之間壻謂之倩郭璞曰言可

似倩也正義
倩音七姓反

見建家京下方石

集解徐廣曰京
者倉廩之屬也

即弄之

建亦欲効之効之不能起即復置之暮要脊痛不得溺

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臣意見其
色太陽色乾腎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四分所故以往
四五日知其發也臣意即為柔湯使服之十八日所而
病愈

濟北王侍者韓女病要背痛寒熱衆醫皆以為寒熱也

臣意診脈曰內寒月事不下也即竄以藥

索隱謂以燂燂之故云竄

音七旋下病已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所以知韓

亂反

女之病者診其脈時切之腎脈也嗇而不屬嗇而不屬

者其來難堅故曰月不下肝脈弦出左口故曰欲男子不可得也

臨菑汜里女子薄吾病甚

索隱 汜音凡

衆醫皆以為寒熱篤

當死不治臣意診其脈曰蟬瘕

集解 徐廣曰蟬音饒索隱音饒 饒音遠 遐正

義人腹中短虫

蟬瘕為病腹大上膚黃羸循之戚戚然臣意飲

以芫華一撮即出蟬可數升病已三十日如故病蟬得

之於寒溼寒溼氣宛

集解 駟案音鬱 索隱又如字

篤不發化為蟲臣

意所以知寒薄吾病者切其脈循其尺

正義 王叔和云寸關尺寸謂三

分尺謂八分寸口在關上尺在其尺索刺麤而毛美奉

髮

集解徐廣曰奉一作奏又作秦索隱循音巡案謂手循其尺索也刺音七賜反麤音七胡反言循其尺索

刺人手而麤是婦人之病也徐氏云奉一作奏非其義也又云一作秦秦謂蟻首言髮如蟻螯事蓋近也是

蟲氣也其色澤者中藏無邪氣及重病

齊淳于司馬病臣意切其脈告曰當病一風迴風之狀

飲食下噎輒後之

集解徐廣曰如廁

病得之飽食而疾走淳于

司馬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食飽甚見酒來即走去驅疾至舍即泄數十出臣意告曰為火齊米汁飲之七八日

而當愈時醫秦信在旁臣意去信謂左右閣都尉曰

索隱

案閣者姓也為都尉一云閣即宮閣都尉掌之故曰閣都尉也意以淳于司馬病為何

曰以為迴風可治信即笑曰是不知也淳于司馬病法
當後九日死即後九日不死其家復召臣意臣意往問
之盡如意診臣即為三火齊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
所以知之者診其脈時切之盡如法其病順故不死
齊中郎破石病臣意診其脈告曰肺傷不治當後十日
丁亥溲血死即後十一日溲血而死破石之病得之墮

馬僵石上所以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脈得肺陰氣其來散數道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所以知其墮馬者切之得番陰脈

索隱番音芳遠反

番陰脈入虛裏乘肺脈肺脈散者

固色變也乘之所以不中期死者師言曰病者安穀即過期不安穀則不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肺故過期所以洩血者診脈法曰病養喜陰處者順死喜養陽處者逆死其人喜自靜不躁又久安坐伏几而寐故血下泄齊王侍醫遂病自練五石服之臣意往過之遂謂意曰

不肖有病幸診遂也臣意即診之告曰公病中熱論曰

中熱不洩者不可服五石石之為藥精悍公服之不得

數洩亟勿服色將發臃遂曰扁鵲曰陰石以治陰病陽

石以治陽病夫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中熱即為

陰石柔齊治之中寒即為陽石剛齊治之臣意曰公所

論遠矣扁鵲雖言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

衡合色脈

集解徐廣曰
合一作占

表裏有餘不足順逆之法參其

人動靜與息相應乃可以論論曰陽疾處內陰形應外

者不加悍藥及鑊石夫悍藥入中則邪氣辟矣

素隱辟音必亦

反猶聚也而宛氣愈深

素隱愈音庚

診法曰二陰應外一陽接內

者不可以剛藥剛藥入則動陽陰病益衰陽病益著邪

氣流行為重困於俞

集解徐廣曰音始喻反

愈發為疽意告之後

百餘日果為疽發乳上入缺盆死

素隱按缺盆人乳房上骨名也

此謂

論之大體也必有經紀拙工有一不習文理陰陽失矣

齊王故為陽虛侯時病甚

集解徐廣曰齊悼惠王子也名將廬以文帝十六年為齊

王即位十一年卒諡孝王

衆醫皆以為癰臣意診脈以為痺根在右

脅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氣不能食臣意即以火齊粥
且飲六日氣下即令更服丸藥出入六日病已病得之
內診之時不能識其經解大識其病所在臣意常診安
陽武都里成開方自言以為不病臣意謂之病苦

脊風

索隱脊音徒合反風病之名也

三歲四支不能自用使人瘖

集解徐廣

曰一作脊音才亦反索隱瘖者失音也讀如音又作厝厝者置也言使人運置其手足也

瘖即死今

聞其四支不能用瘖而未死也病得之數飲酒以見大
風氣所以知成開方病者診之其脈法奇咳言曰藏氣

相反者死

集解徐廣曰反一作及

切之得腎反肺

集解徐廣曰反一作及

法

曰三歲死也

安陵阪里公乘項處病

索隱案公乘官名也項姓處名故上云倉公之師元里公乘陽

慶亦然也臣意診脈曰牡疝

索隱上音母下音色諫反

牡疝在鬲下上連

肺病得之內臣意謂之慎毋為勞力事為勞力事則必

嘔血死處後蹴踖

集解徐廣曰一作踖正義上十六反下九六反謂打毬也

要蹶寒

汗出多即嘔血臣意復診之曰當旦日日夕死

索隱案旦日明

日也言明日之夕死也

即死病得之內所以知項處病者切其脈

得番陽

索隱脈病之名曰番陽者以言陽脈之翻入虛裏也

番陽入虛裏處旦日

死一番一絡者

集解徐廣曰絡一作絡

牡疝也臣意曰他所診期

決死生及所治已病衆多久頗忘之不能盡識不敢以

對

問臣意所診治病病名多同而診異或死或不死何也
對曰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為之脈法以起度
量立規矩縣權衡案繩墨調陰陽別人之脈各名之與
天地相應參合於人故乃別百病以異之有數者皆異

之

索隱數音色住反謂術數之人乃可異其狀也

無數者同之然脈法不可勝

驗診疾人以度異之乃可別同名命病主在所居今臣意所診者皆有診籍所以別之者臣意所受師方適成師死以故表籍所診期決死生觀所失所得者合脈法以故至今知之

問臣意曰所期病決死生或不應期何故對曰此皆飲食喜怒不節或不當飲藥或不當針灸以故不中期死也

問臣意意方能知病死生論藥用所宜諸侯王大臣有

嘗問意者不及文王病時

集解徐廣曰齊文王也以文帝十五年卒

不求意

診治何故對曰趙王膠西王濟南王吳王皆使人來召

臣意臣意不敢往文王病時臣意家貧欲為人治病誠

恐吏以除拘臣意也

集解徐廣曰時諸侯得自拜除吏

故移名數左右

正義以名籍屬左右

不脩家生出行游國中問善為方數者

索隱數音

術數

事之久矣見事數師悉受其要事盡其方書意及

解論之身居陽虛侯國因事侯侯入朝臣意從之長安

以故得診安陵項處等病也

問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狀臣意對曰不見文王病然竊聞文王病喘頭痛目不明臣意心論之以為非病也以為肥而蓄精身體不得搖骨肉不相任故喘不當醫治脈法曰年二十脈氣當趨年三十當疾步年

四十當安坐年五十當安卧年六十已上氣當大董

集解

徐廣曰董謂深藏之一作董索隱董音謹

文王年未滿二十方脈氣之趨也

而徐之不應天道四時後聞醫灸之即篤此論病之過

也臣意論之以為神氣爭而邪氣入非年少所能復之
也以故死所謂氣者當調飲食擇晏日車步廣志以適
筋骨肉血脈以瀉氣故年二十是謂易質

集解徐廣曰一作賀又作

質法不當砭灸砭灸至氣逐

問臣意師慶安受之聞於齊諸侯不對曰不知慶所師
受慶家富善為醫不肯為人治病當以此故不聞慶又
告臣意曰慎毋令我子孫知若學我方也

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而愛意欲悉教意方對曰臣意

不聞師慶為方善也意所以知慶者意少時好諸方事

臣意試其方皆多驗精良臣意聞菑川唐里公孫光善

為古傳方

索隱謂好能傳得古方也正
義謂全傳寫得古人之方書

臣意即往謁之

得見事之受方化陰陽及傳語法

集解徐廣曰
法一作五

臣意悉

受書之臣意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吾方盡矣不為

愛公所

索隱言於意所
不愛惜方術也

吾身已衰無所復事之是吾年

少所受妙方也悉與公毋以教人臣意曰得見事侍公

前悉得禁方幸甚意死不敢妄傳人居有間公孫光間

處

正義上音關
下昌汝反

臣意深論方見言百世為之精也師光

喜曰公必為國工吾有所善者皆疏同產處臨菑善為

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聞也吾年中時嘗欲受

其方

索隱案年中謂中年時也中年亦壯年也古人語自爾

楊中倩不肯

索隱倩音七見

反人姓名也

曰若非其人也胥與公往見之

集解徐廣曰胥猶言須也

當

知公喜方也其人亦老矣其家給富時者未往會慶子

男殷來獻馬因師光奏馬王所意以故得與殷善光又

屬意於殷曰意好數

索隱數色句反謂好術數也

公必謹遇之其人

聖儒

正義言意儒德慕聖人之道故云聖儒也

即為書以意屬陽慶以故知

慶臣意事慶謹以故愛意也

問臣意曰吏民嘗有事學意方及畢盡得意方不何縣

里人對曰臨菑人宋邑

集解徐廣曰一作昆

邑學臣意教以五診

正義謂診五藏之脈

歲餘濟北王遣太醫高期王禹

集解徐廣曰一作鰓

學

臣意教以經脈高下及奇絡結

正義素問云奇經八脈往來舒時一止而復來

名之曰結也

當論俞

正義式喻反

所居及氣當上下出入邪逆順

以宜鑱石定砭灸處歲餘菑川王時遣太倉馬長馮信

正方臣意教以案法逆順論藥法定五味及和齊湯法
高永侯家杜信喜脈來學臣意教以上下經脈五診二
歲餘臨菑召里唐安來學臣意教以五診上下經脈奇
咳四時應陰陽重未成除為齊王侍醫

問臣意診病決死生能全無失乎臣意對曰意治病
必先切其脈乃治之敗逆者不可治其順者乃治之心
不精脈所期死生視可治時時失之臣意不能全也

太史公曰女無美惡居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疑

故扁鵲以其伎見殃倉公乃匿迹自隱而當刑緹紫通尺牘父得以後寧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豈謂扁鵲等邪若倉公者可謂近之矣

正義胃大一尺五寸徑五寸長二尺六寸橫尺受水穀三斗五升其中常留穀二斗水一斗五升凡人食入於口而聚於胃中穀熟傳入小腸也小腸大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長三丈二尺受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太半小腸謂受穀而傳入於大腸也回腸大四寸徑一寸半長二丈二尺受穀一斗水七升半廣腸大八寸徑二寸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寸半之一故腸胃凡長五丈八尺四寸合受水穀八斗七升六合八分合之一此腸胃長短受水穀之數也甲乙經腸胃凡長丈六尺四寸四分從口至腸而數之此徑從胃至

腸而數之故短也肝重四斤四兩左三葉右四葉凡七葉主藏魂肝者幹也於五行爲木其體狀有枝幹也肝之神七人老子名曰明堂宮蘭臺府從官三千六百又云肝神六童子三女子三心重十二兩中有七孔三毛盛精汁三合主藏神心纖也所識纖微也其神九太尉公名曰絳宮太始南極老人員光之身其從官三千六百又爲帝王身之王也脾重二斤三兩扁廣三寸長五寸有散膏半斤主裹血溫五臟主藏意脾裨也在助氣主化穀其神云光玉女子母其從官三千六百也肺重三斤三兩六葉兩耳凡八葉主藏魂魄肺李也言其氣李故短也鬱也其神八人太和君名曰玉堂宮尚書府其從官三千六百又云肺神十四童子七女子七也腎有兩枚重一斤一兩主藏志腎引也腎屬水主引水氣灌注諸脈也其神六人司徒司空司命司錄司隸校尉尉卿也膽在肝之短葉間重三兩三銖盛精汁三合膽敢也言人有膽氣而能果敢也其神五人太

一道君居紫房宮中其從官三十六百人也胃重二斤十四兩紆曲屈伸長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徑五寸盛穀二斗水一斗五升胃圓也言圓受食物也其神十二人五元之氣諫議大夫也小腸重二斤十四兩長三丈二尺廣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迴積十六曲盛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太半腸暢也言通暢胃氣牽去穢也其神二人元梁使者也大腸重三斤十二兩長二丈一尺廣四寸徑一寸半當齊右迴十六曲盛穀一斗水七升半大腸即迴腸也其迴曲因以名之其神二人元梁使者也膀胱重九兩二銖縱廣九寸盛溺九升九合膀胱橫也眈廣也體短而又名胞胞虛空也主以虛承水液口廣二寸半脣至齒長九分齒已後至會厭深三寸半大容五合也舌重十兩長七寸廣二寸半舌泄也言可舒泄言語也咽門重十兩廣二寸半至胃長一尺六寸咽嚥也言咽物也又謂之咽主地氣胃為土故云主地氣也喉龍重十二兩廣二寸長一尺二寸九節

喉嚨空虛也言其中空虛可以通氣息焉心肺之系也
呼吸之道路喉嚨與咽並行其實兩異而人多惑也
門重十二兩大一寸徑二寸太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
升三合八分合之一肛釭也言其處似車釭故曰釭門
即廣腸之門又名瞋也手三陽之脈從手至頭長五尺
五六合三丈一手有三陽兩手為六陽故云五六三丈
手三陰之脈從手至胃中長三尺五寸三六一丈八尺
五六三尺合二丈一尺兩手各有三陰合為六陰故云
三六一丈八尺也足三陽之脈從足至頭長八尺六八
合四丈八尺兩足各有三陽故曰六八四丈八尺也足
三陰之脈從足至胃長六尺五寸六六三丈六尺五六
三尺合三丈九尺兩足各有陰故云六六三丈六尺也
按足太陰少陰皆至舌下厥陰至於項上今言至胃中
者蓋據其相接之次者也人兩足躡脈從足至目長七
尺五寸二七一丈四尺二五一尺合一丈五尺督脈各
長四尺五寸二四八尺二五一尺合九尺凡脈長一十

六丈二尺也此所謂十二經脈長短之數也督脈起於
眩頭上於面至口齒縫計此不止長四尺五寸當取其
上極於風府而言之也手足各十二脈為二十四并督
任兩躋四脈都合二十八脈以應二十八宿凡長十六
丈二尺營衛行周此數則一度也寸口脈之大會手太
陰之動也太陰者脈之會也肺諸藏主蓋主通陰陽故
十二經皆手太陰所以決吉凶者十二經有病皆寸口
知其何經之動浮沉滑瀉逆順知其死生之兆也人一
呼脈行三寸一吸脈行三寸呼吸定息脈行六寸十二
經十五絡二十七氣皆候於寸口隨呼吸上下呼脈上
行三寸吸脈下行三寸二十七氣皆逐上下行無有息
時人一日一夜凡一萬三千五百息脈行五十周於身
漏水下百刻營衛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二十五度度為
一周也故五度復會於手太陰寸口者五藏六府之所
終始故法於寸口也人一息行六寸百息六丈千息六
十丈一萬三千五百息合為八百一十丈陽脈出行二

十五度陰脈入行二十五度陰陽出入行二十五度陰陽呼吸覆行周畢度數也脈行身畢即水下百刻亦畢謂一日一夜刻盡天明日出東方脈還得寸口當更始也故寸口者五藏六府之所終始也肺氣通於鼻鼻和則知臭香矣肝氣通於目目和則知白黑矣脾氣通於口口和則知穀味矣心氣通於舌舌和則知五味矣腎氣通於耳耳和則聞五音矣五藏不和則九竅不通六府不和則留為癰也

索隱述贊曰上池秘術長桑所傳始候趙簡知夢鈞天言占號嗣尸慶起馬倉公贖罪陽慶推賢効驗多狀式具于篇

史記卷一百五

史記卷一百五考證

扁鵲倉公列傳號太子死○說苑辨物篇作趙太子死
國中治穰過於衆事○韓詩外傳作吾聞國中卒有壤
土之事得無有急乎

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韓
詩外傳曰扁鵲入砥鍼厲石取三陽五輸為先軒之

竈八拭之陽

說苑作軒光之
竈八成之湯

子同藥子明炙陽

說苑
作子

容搏藥子
明吹耳

子游按摩子儀反神子越扶形於是世子

復生周禮疏曰按劉向云扁鵲治趙太子暴疾尸厥之病使子明炊湯子儀脈神子術按摩

而醫之所病病道少集解徐廣曰所病猶療病也○董份曰醫之所病蓋借前一病字而言言醫之所短也此甚易曉者而注繆可笑又曰病道少言治病之道少也

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正義百官表云公乘第八爵也顏師古云言其待乘公之車也○

臣照按公乘

蓋以爵為氏如壺關三老公乘興是也公乘為陽慶之氏非爵也

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史通曰倉公傳稱其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病知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召問其所長對曰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以下它文盡同上說夫上既有其事下又載其言言事雖殊委曲何別按遷之所述多有此類而劉揚服其善叙事也何哉

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顧炎武曰按徐廣注高后八年意年二十六當作年盡十三年年三十九歲也脫十字孝文本紀十三年除肉刑

適其共養此不當醫索隱案謂山跗家適近所持財物共養我我不敢當以言其人不堪療也○董份曰適其共養者言當適病者之供養以俟其死耳此不當復醫也索隱大繆

故濟北王阿母正義服虔云乳母也鄭慈已者○

臣照

按正義文疑有訛脫字

史記卷一百五考證

謹案卷一百四第四頁前二行觀者如堵牆也監
本王本無堵牆也三字考證同此三字疑衍
考證第二頁前二行郭璞云刊本璞訛璞今改
卷一百五第二頁前五行則眼通神也諸本眼訛
服據毛本索隱改

第六頁前八行忽忽承映索隱音接刊本接訛挾
據王本及毛本索隱改

第十三頁後二行脈來數疾諸本疾訛病據宋本

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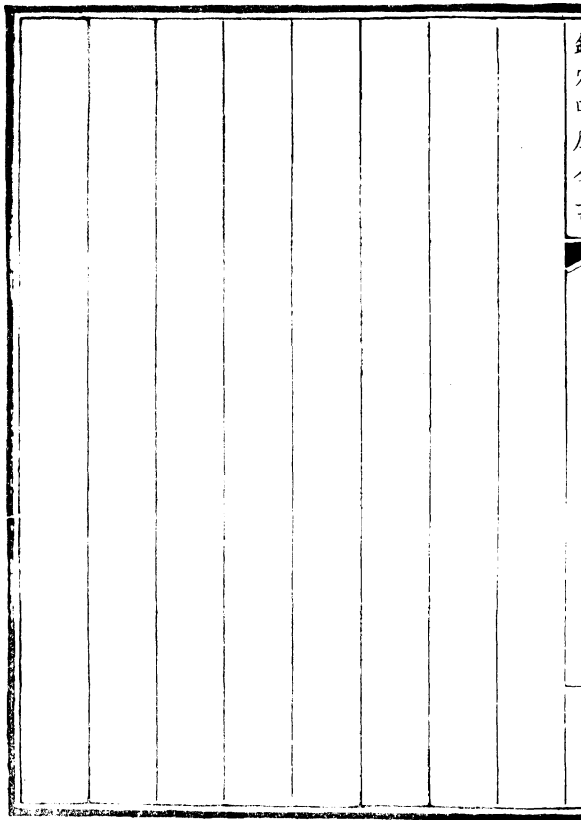
第十九頁前七行謂於舊方技刊本方訛力今改
第二十頁後三行即召舍人奴而謂之曰公奴有
病詳文義舍人下衍一奴字

第二十二頁後八行臣意所以知寒薄吾病者案
薄吾女子名上不當有寒字疑衍

第三十一頁前六行小腸謂受穀而傳入於大腸
也刊本受訛之今改

第三十一頁後四行主歲意刊本意誤榮據王砮
注素問改

第三十二頁後三行手三陽之脈從手至頭長五
尺刊本五訛三據靈樞脈度篇改





總校官庶吉士 臣 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 臣 邱庭澐

謄錄監主 臣 呂永安